

R i v e r L e v e e

曾文溪河堤

文——李明憲

河堤

提到曾文溪的河堤，都會覺得這個地方像是被結界所封印住，抹有一種奇幻的隔絕感。會有這種念頭，除了受RPG影響外，還有一個畫家也影響我看事情的角度，那就是培根（Francis Bacon，1909—1992），他的作品貌似被牢籠框住，不讓物體往外跑。

記憶中，曾看過藝評家描述，培根

許多的教皇畫都有精心設計一些空間與框架，好去凸顯人類的脆弱與無助、喪失信仰的痛苦，也恰好回應尼采在《悲劇的誕生》一書中提到的「人類仿如被困在自我可悲的容器之中。」，藝評有提到，培根也很愛看尼采的這本書。

被困在某一個狀態到底可不可悲，我其實不太確定……但有時覺得被困在一

個時間裡是浪漫的事情，畢竟回憶就是如此鮮明與真實，祂凍結了時間，讓人像是上癮一般，有影像有畫面有感覺；好比當下火紅的動漫《異世界歸來的舅舅》一樣，舅舅的心一直困在SEGA 90年代的盛世裏頭，從Mega Drive到Sega Saturn這些遊戲主機中體悟到許多人生真理，並藉由這些經驗順利活在

曾	文	溪	的
1	0	0	個故事

039



李明憲，《Sign》，2016，裝置與攝影。攝影—李明憲

險惡無情的異世界之中，堪稱可歌可泣。而曾文溪河堤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困住的浪漫，關於這個浪漫要帶到2016

年我還在研究所時期的小插曲說起。

河堤旁一個歐吉桑騎著腳踏車問我：「那塊板子寫了什麼，為什麼汝要把板

子綁起來？」

我說：「什麼攏無寫。」

他複述我剛說的「什麼攏無寫。」愣了一會

歐吉桑接著問道「請問，汝甘是區公所的人嗎？」

我拆掉原先綁的氣泡紙，剝奪它被我附加的完整，一邊回應歐吉桑的問題：「毋是餒，我是藝術大學學生啦。」隨後又將鋁片裝在板子上讓它成為板子新的缺陷，遠遠的看過去，它的增加也彷如減少。我對著歐吉桑說：「剛剛什麼都沒有，但是這馬什麼攏有啊。」

歐吉桑不解地欲離去，隨後返回來問我：「這馬是幾點…？」

離開了曾文溪河堤的我，回想起這些年來創作一事也像被什麼貌似牢籠的東西所困住，往後拍的一百張、一千張、一萬張，怎麼看都跟創作相距甚遠，只是無病呻吟有病也難以抒情，只能翻出舊照片，讓自己暫時困在過去的時間裡。